



五燈會元卷第十六

青原下十世下

雪竇顯禪師法嗣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永嘉樂清陳氏子也世以漁爲業母夢星殞于屋乃孕及產尤多吉祥兒時坐船尾父得魚付師貫之師不忍乃私投江中父怒笞之師恬然如故長遊京師依景德寺爲童行天聖中試經得度謁金鑾善葉縣省皆蒙印可遂由洛抵龍門復至都下欲繼宗風意有未決忽遇言法華拊師背曰雲門臨濟去及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峰覺問汝名甚



麼曰義懷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覺曰誰爲
汝立名曰受戒來十年矣覺曰汝行脚費却多少草
鞋曰和尚莫瞞人好覺曰我也沒量罪過汝也沒量
罪過你作麼生師無語覺打曰脫空謾語漢出去入
室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
總不得師擬議覺又打出如是者數四尋爲水頭因
汲水折擔忽悟作投機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
峰頭獨足立驪龍領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覺
聞拊几稱善後七坐道場化行海內嗣法者甚衆住
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布髮掩泥橫身卧地曰意旨
如何師曰任是波旬也皺眉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
曰西天此土問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曰林間鳥噪
水底魚行上堂須彌頂上不扣金鐘畢鉢巖中無人
聚會山僧倒騎佛殿諸人反著草鞋朝遊檀特暮到
羅浮拄杖針筒自家收取上堂衲僧橫說豎說未知
有頂門上眼時有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師曰衣穿
瘦骨露屋破看星眠上堂大衆集定乃曰上來道箇
不審能銷萬兩黃金下去道箇珍重亦銷得四天下
供養若作佛法話會滴水難消若作無事商量眼中
著屑且作麼生卽是良久曰還會麼珍重上堂夫爲

宗師須是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遇賤卽貴遇貴卽賤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豐登奪飢人之食令他永絕飢渴遇賤卽貴握土成金遇貴卽賤變金成土老僧亦不驅耕夫之牛亦不奪飢人之食何謂耕夫之牛我復何用飢人之食我復何餐我也不握土成金也不變金作土何也金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僧俗是俗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雖然如此打破大散關幾箇迷逢達磨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鳧截鶴夷嶽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攣攣拳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鬪富不用都來不直半分錢叅上堂觸體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芭蕉聞雷開葵花隨日轉諸仁者芭蕉聞雷開還有耳麼葵花隨日轉還有眼麼若也會得西天卽是此土若也不會七九六十三收上堂靈源絕朕普現色身法離斷常有無堪示所以道塵塵不見佛刹刹不聞經要會靈山親授記晝見日夜見星良久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叅上堂夜來寒霜凜冽黃河凍結陝府鐵牛腰折盡道女媧煉石補天爭奈西北一缺如今欲與他補却又恐大地

人無出氣處且畱這一竅與大地人出氣叅上堂虛
明自照不勞心力上士見之鬼神茶飯中下得之狂
心頓息更有一人切忌道著上堂光透日月明暗不
收智出聖凡賢愚不歷所以道不用低頭思量難得
良久曰是甚麼上堂青蘿黃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
淡泞出沒太虛之中何似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若也
會得甜瓜徹蒂甜若也不會苦瓠連根苦上堂無邊
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且道妙喜世界不動如來說
甚麼法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祇如威音王佛
最初一會度多少人若是通方作者試爲道看良久
曰行路難行路難萬仞峯頭君自看上堂枯桑知天
風海水知天寒金色頭陀見處不真鷄足山中與他
看守衣鉢三千大喻八百小喻大似泥裏洗土塊四
十九年三百六十餘會摩竭提國猶較些子德山臨
濟雖然丈夫爭似罽賓國王一刀兩段如今若有箇
人鼻孔遼天山僧性命何在良久曰太平本是將軍
致不許將軍見太平喝一喝下座僧問天不能蓋地
不能載未審是甚麼人師曰掘地深埋曰此人還受
安排也無師曰土上更加泥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
何師曰長江無六月曰見後如何師曰一年一度春

室中問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又曰蜀魄連宵叫鷄鳴終夜啼圓通門大啓何事隔雲泥晚年以疾居池陽杉山菴門弟子智才住臨平之佛日迎歸侍奉才如蘇城未還師速其歸及踵門師告之曰時至吾行矣才曰師有何語示徒乃說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華嶽三更過鐵圍拶折驪龍角才問躬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師舉拳示之遂就寢推枕而寂塔全身寺東之原崇寧中謚振宗禪師

越州稱心省侗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行人念路僧曰不會師曰緊峭草鞋上堂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拈拄杖曰拄杖是緣那箇是佛種拄杖是一乘法那箇是緣這裏叅見釋迦老子了却買草鞋行脚不得向衲僧門下過打折汝腰且道衲僧據箇甚麼良久曰三十年後莫孤負人卓拄杖下座泉州承天傳宗禪師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承天今日高豎降旗僧便喝師曰臨濟兒孫僧又喝師便打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雲籠碧嶠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月在清池

處州南明日慎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

水天影交碧曰畢竟是同是別師曰松竹聲相寒

舒州投子法宗禪師

時稱道者

僧問如何是道者家風師

曰袈裟裹草鞋曰意旨如何師曰赤脚下桐城

天台寶相蘊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堂堂八尺

餘

岳州君山顯昇禪師上堂大方無外含裹十虛至理

不形圓融三際高超名相妙體全彰迥出古今真機

獨露握驪珠而鑑物物物流輝擲寶劍以揮空空空

絕迹把定則摩竭掩室淨名杜詞放行則拾得搖頭

寒山拊掌且道是何人境界拈拄杖卓一下曰瞬目

揚眉處憑君子細看

平江府水月寺惠金典座依明覺於雪竇聞舉須彌

山話默有契一日欲往訊遇之殿軒覺問汝名甚麼

曰惠金覺曰阿誰惠汝金曰容少間去方丈致謝覺

曰卽今擲曰這裏容和尚不得

修撰曾會居士幼與明覺同舍及冠異途天禧間公

守池州一日會于景德寺公遂引中庸大學參以楞

嚴符宗門語句質明覺覺曰這箇尚不與教乘合況

中庸大學邪學士要徑捷理會此事乃彈指一下曰

但恁麼薦取公於言下領旨天聖初公守四明以書

幣迎師補雪竇既至公曰某近與清長老商量趙州
勘婆子話未審端的有勘破處也無覺曰清長老道
箇甚麼公曰又與麼去也覺曰清長老且放過一著
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這婆子圈積不得麼公曰這
裏別有箇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覺曰
勘破了也公大笑

延慶榮禪師法嗣

廬山圓通居訥祖印禪師梓州人姓蹇氏生而英特
讀書過目成誦十一出家十七試法華得度受具後
肄業講肆者年多下之會禪者南遊回力勉其行於
是徧叅荆楚間迄無所得至襄州洞山留止十年因
讀華嚴論有省後游廬山道價日起由歸宗而遷圓
通仁廟聞其名皇祐初詔住十方淨因禪院師稱目
疾不能奉詔有旨令舉自代遂舉大覺璉應詔及引
對問佛法大意稱旨天下賢師知人也僧問祖刹重
興時如何師曰人在破頭山曰一朝權在手師便打
百丈映禪師法嗣

臨安府慧因懷祥禪師上堂南山高北山低日出東
方夜落西白牛上樹覓不得烏鷄入水大家知且道
覓得後又如何良久曰堪作甚麼

臨安府慧因義寧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
摩耶夫人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悉達太子

南華緣禪師法嗣

齊州興化延慶禪師上堂言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
投機全乖道體離此二途祖宗門下又且如何良久
曰眼裏瞳兒吹木笛

韶州寶壽行德禪師冬日在南華受請示衆曰新冬
新寶壽言是舊時言若會西來意波斯上舶船

韶州白虎山守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有眼無
鼻孔

北禪賢禪師法嗣

潭州興化紹銑禪師上堂拈拄杖曰一大藏教是拭
不淨故紙超佛越祖之談是誑諱閭閻漢若論衲僧
門下一點也用不得作麼生是衲僧門下事良久曰
多虛不如少實擊香臺下座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漳州林氏子幼棄家依郡之崇
福得度有大志自受具游方名著叢席浮山遠和尚
嘗指謂人曰此後學行脚樣子也叅北禪禪問近離
甚處師曰福嚴禪曰思大鼻孔長多少師曰與和尚
當時見底一般禪曰汝道我見時長多少師曰和尚

大似不曾到福嚴禪曰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大師
安樂否師曰安樂禪曰向汝道甚麼師曰教和尚莫
亂統禪曰念汝新到不能打得你師曰某甲亦放和
尚過茶罷禪問鄉里甚處師曰漳州禪曰三平在彼
作甚麼師曰說禪說道禪曰年多少師曰與露柱齊
年禪曰有露柱且從無露柱年多少師曰無露柱一
年也不少禪曰夜半放烏鷄師留北禪最久於是師
資敲唱妙出一時晚至西山捲雙嶺深邃棲息三年
始應法昌之請師在雙嶺受請與英勝二首座相別
曰三年聚首無事不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
畫一畫曰這箇卽且止宗門事作麼生英曰須彌安
鼻孔師曰恁麼則臨崖看許眼特地一場愁英曰深
沙努眼睛師曰爭奈聖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曰
鐵蛇鑽不入師曰這般漢有甚共語處英曰自緣根
力淺莫怨太陽春却畫一畫曰宗門事且止這箇事
作麼生師便掌英曰這漳州子莫無去就師曰你這
般見解不打更待何時又打英曰也是老僧招得上
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祇要時人知有如貧子衣珠
不從人得三世諸佛祇是弄珠底人十地菩薩祇是
求珠底人汝等正是矚嬾乞丐懷寶迷邦靈利漢纔

聞舉著眨上眉毛便知落處若更踏步向前不如策
杖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示衆我要一箇不會禪
底作國師上堂汝若退身千尺我便當處生芽汝若
覲面相呈我便藏身露影汝若春池拾礫我便撒下
明珠直得水灑不著風吹不入如箇無孔鐵鎚相似
且道法昌還有爲人處也無良久曰利刀割肉瘡猶
合惡語傷人恨不銷上堂春山青春水綠一覺南柯
夢初足携筇縱步出松門是處桃英香馥郁因思昔
日靈雲老三十年來無處討如今競愛摘楊花紅香
滿地無人掃上堂拈起拄杖曰我若拈起你便喚作
先照後用我若放下你便喚作先用後照我若擲下
你便喚作照用同時忽然不拈不放你向甚麼處卜
度直饒會得個儻分明若遇臨濟德山便須腦門著
地且道伊有甚麼長處良久曰曾經大海休誇水除
却須彌不是山上堂夜半烏鷄誰捉去石女無端遭
指注空王令下急搜求唯心便作軍中主雲門長驅
馮山隊伍列五位槍旗布三玄戈弩藥山持刀青原
荷斧石鞏彎弓禾山打鼓陣排雪嶺長蛇兵屯黃檗
飛虎木馬帶毛烹泥牛和角煮賞三軍犒師旅打葛
藤分露布截海颺塵橫山簸土擊玄關除徼路多少

平人受辛苦無邊刹海競紛紛三界聖凡無覓處無
覓處還知否昨夜雲收天宇寬依然帶月啼高樹上
堂閑來祇麼坐拍手誰賡和回頭忽見簸箕星水墨
觀音解推磨拍手一下曰還會麼八十翁翁雖皓首
看看不見老人容上堂法昌今日開爐行脚僧無一
箇唯有十八高人緘口圍爐打坐不是規矩嚴難免
見諸人話墮直饒口似秤鎚未免燈籠勘破不知道
絕功勳妄自修因證果喝曰但能一念回光定脫三
乘羈鎖黃龍南禪師至上堂拏雲攫浪數如麻點著
銅睛眼便花除却黃龍頭角外自餘渾是赤斑蛇法
昌小刹路遠山遙景物蕭疎游人罕到敢謂黃龍禪
師曲賜光臨不唯泉石生輝亦乃人天欣悅然雲行
雨施自古自今其奈爐鞴之所鈍鐵尤多良醫之門
病者愈甚瘥病須求靈藥銷頑必藉金錘法昌這裏
有幾箇垛根阿師病者病在膏肓頑者頑入骨髓若
非黃龍老漢到來總是虛生浪死拈拄杖曰要會麼
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僧問古鏡未磨
時如何師曰却須磨取曰未審如何下手師曰鏡在
甚麼處僧遂作一圓相師便打曰這漆桶碌顛也不
識師與感首座歲夜喫湯次座曰昔日北禪分歲曾

烹露地白牛和尚今夜分歲有何施設師曰臘雪連山白春風透戶寒座曰大衆喫箇甚麼師曰莫嫌冷淡無滋味一飽能消萬劫飢座曰未審是甚麼人置辨師曰無慚愧漢來處也不知英勝二首座到山相訪英曰和尚尋常愛點檢諸方今日因甚麼却來古廟裏作活計師曰打草祇要蛇驚師曰莫塗糊人好師曰你又刺頭入膠盆作甚麼英曰古人道我見兩個泥牛鬪入海所以住此山未審和尚見箇甚麼師曰你他時異日有把茆蓋頭人或問你作麼生祇對英曰山頭不如嶺尾師曰你且道還當得住山事也無英曰使鑿不及拖犁師曰還曾夢見古人麼英曰和尚作麼生師展兩手英曰鰕跳不出斗師曰休將三寸燭擬比太陽輝英曰爭奈公案見在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龍圖徐公禧布衣時與師往來爲法喜之游師將化前一日作偈遺之曰今年七十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哥報道明朝吉徐覽偈聳然邀靈源清禪師同往師方坐寢室以院務誠知事曰吾住此山二十三年護惜常住每自蒞之今行矣汝輩著精彩言畢舉拄杖曰且道這箇分付阿誰徐與靈源皆屏息遂擲杖投牀枕臂而化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六
福州廣因擇要禪師上堂王臨寶位胡漢同風紐半
破三佛殿倒卓藏身句卽不問你透出一字作麼生
道拈拄杖曰春風開竹戶夜雨滴花心上堂古者道
祇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總輸僧且如何是諸上
座了底心良久曰漁翁睡重春潭闊白鳥不飛舟自
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長安東洛陽西問
如何是佛師曰福州橄欖兩頭尖問佛未出世時如
何師曰隈巖傍壑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前山後山

開先暹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山了元佛印禪師饒州浮梁林氏子誕
生之時祥光上燭鬚髮爪齒宛然具體風骨爽拔孩
孺異常發言成章語合經史間里先生稱曰神童年
將頂角博覽典墳卷不再舒洞明今古才思俊邁風
韻飄然志慕空宗投師出家試經圓具感悟夙習卽
徧叅尋投機於開先法席出爲宗匠九坐道場四衆
傾向名動朝野神宗賜高麗磨衲金鉢以旌師德僧
問如何是佛師曰木頭雕不就曰恁麼則皆是虛妄
也師曰梵音深遠令人樂聞問如何是諸佛說不到
底法師曰蟻子解尋腥處走蒼蠅偏向臭邊飛曰學
人未曉請師再指師曰九萬里鵬從海出一千年鶴

遠天歸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閉口深藏舌曰
學人未曉師曰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問大修行人還
入地獄也無師曰在裏許曰大作業人還上天堂也
無師曰鰕跳不出斗曰恁麼則鑊湯爐炭吹教滅劔
樹刀山喝使摧師曰自作自受乃曰適來禪客出衆
禮拜各以無量珍寶布施大衆又於面門上放大光
明照耀乾坤令諸人普得相見於此明得可謂十方
諸佛各坐其前常爲勞生演說大法豈假山僧重重
註破如或未然不免橫身徇物乃橫按拄杖曰萬般
草木根苗異一得春風便放花上堂寒寒風撼竹聲
乾水凍魚行溜林疎鳥宿難早是嚴霜威重那堪行
客衣單休思紫陌山千朶且擁紅爐火一攢放下菜
萸空中竹櫪倒却迦葉門前刹竿直下更云不會算
來也太無端叅師一日與學徒入室次適東坡居士
到面前師曰此間無坐榻居士來此作甚麼士曰暫
借佛印四大爲坐榻師曰山僧有一間居士若道得
卽請坐道不得卽輸腰下玉帶子士欣然曰便請師
曰居士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爲坐榻祇如山僧四
大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甚麼處坐士不能答遂畱
玉帶師却贈以雲山衲衣士乃作偈曰百千燈作一

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
作禪牀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
食歌姬院奪得雲山舊衲衣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
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猶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
東京智海本逸正覺禪師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
曰青青河畔草曰磨後如何師曰鬱鬱園中柳曰磨
與未磨是同是別師曰同別且置還我鏡來僧擬議
師便喝上堂開口是合口是眼下無妨更著鼻開口
錯合口錯眼與鼻孔都拈却佛也打祖也打真人面
前不說假佛也安祖也安衲僧肚皮似海寬此乃一
出一入半合半開是山僧尋常用底敢問諸禪德刹
竿因甚麼頭指天力士何故揜起拳良久曰叅上堂
拈拄杖曰這拄杖在天也與日月並明在地也與山
河同固在王侯也以代蒲鞭在百姓也防身禦惡在
衲僧也畫橫肩上渡水穿雲夜宿旅亭撐門拄戶且
道在山僧手裏用作何爲要會麼有時放步東湖上
與僧遙指遠山青擊禪牀下座上堂憶得老僧年七
歲時於村校書處得一法門超情離見絕妙絕玄爰
自染神逾六十載今日輒出普告大衆若欲傳持宜
當諦聽遂曰寒原耕種罷牽犢負薪歸此夜一爐火

渾家身上衣諸禪德逢人不得錯舉上堂古者道接物利生絕妙外甥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應用恰好諸禪德還會麼菜園墻倒晴方築房店籬穿雨過修院宇漏時隨分整兒孫大小盡風流上堂舉暹和尚道寒寒地爐火暖閑坐蒲團說迦葉不是談達磨無端此也彼也必然一般師召大衆曰迦葉甚處不是達磨那裏無端若檢點得出彼之二老一場懨懨若點檢不出三十年後莫道不被人瞞好上堂我有這一著人人口裏嚼嚼得破者速須吐却嚼不破者翻成毒藥乃召諸禪德作甚麼滋味試請道看良久曰醫王不是無方義千里蘇香象不回道上問如何是道師曰龍吟金鼎虎嘯丹田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吐故納新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曰醫鶴顛崖上冲天昧米民

越州天章元楚寶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一年三百六日日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迢迢十萬不是遠上堂鼓聲錯落山色崔嵬本既不有甚處得來良久曰高著眼

欽山勤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圓應禪師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

曰喫粥喫飯

青原下十一世

雲居舜禪師法嗣

金陵蔣山法泉佛慧禪師隨州時氏子僧問古人說不到處請師說師曰夫子入太廟曰學人未曉師曰春暖柳條青問如何是急切一句師曰火燒眉毛問祖師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撐天拄地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落七落八問二祖立雪齊腰意旨如何師曰三年逢一閏曰爲甚麼付法傳衣師曰村酒足人酤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西瞿耶尼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泗州大聖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髮長僧貌醜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閉戶怕天寒問南禪結夏爲甚麼却在蔣山解師曰衆流逢海盡曰恁麼則事同一家師曰夢裏到家鄉上堂來不來去不去脚下須彌山腦後擎天柱大藏不能宣佛眼不能覷諸禪德漸老逢春解惜春昨夜飛花落無數上堂畫一圓相以手拓起曰諸仁者還見麼團團離海嶠漸漸出雲衢諸人若也未見莫道南明長老措大相却於寶華王座上念中秋月詩若也見得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上堂要去不得去要住不得住打破

大散關脫却孃生袴諸仁者若到臘月三十日且道
用箇甚麼良久曰柳絮隨風自西自東上堂古人恁
麼南禪不恁麼古人不恁麼南禪却恁麼大衆還委
悉麼王婆衫子短李四帽簷長聖節上堂拈拄杖擊
法座一下曰以此功德祝延聖壽便下座上堂時人
欲識南禪路門前有箇長松樹脚下分明不較多無
奈行人恁麼去莫恁去急回顧樓臺煙鎖鐘鳴處師
因雪下上堂召大衆曰還有過得此色者麼良久曰
文殊笑普賢嗔眼裏無筋一世貧相逢盡道休官去
林下何曾見一人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若更眼
睛定動未免紙裏麻纏脚下是地頭上是天不信但
看八九月紛紛黃葉滿山川師晚奉詔住大相國智
海禪寺問衆曰赴智海畱蔣山去就孰是衆皆無對
師索筆書偈曰非佛非心徒擬議得皮得髓謾商量
臨行珍重諸禪侶門外千山正夕陽書畢坐逝
明州天童澹交禪師僧問臨雲閣聳太白峯高到這
裏如何進步師曰但尋荒草際莫問白雲深曰未審
如何話會師曰寒山逢拾得兩箇一時癡曰向上宗
乘又且如何舉唱師曰前言不及後語上堂也大竒
也大差十箇指頭八箇罅由來多少分明不用鑽龜

打瓦便下座

建州崇梵餘禪師僧問臨濟喝少遇知音德山棒難逢作者和尚今日作麼生師曰山僧被你一問直得退身三步春背汗流曰作家宗師今日遭遇師曰一語傷人千刀攪腹僧以手畫一畫曰爭奈這箇何師曰草賊大敗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孤峯無宿客曰不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灘峻不畱船曰恁麼不恁麼則且置穿過觸髅一句作麼生師曰堪笑亦堪悲上堂直須向黑豆未生芽時構取良久召大眾曰劔去遠矣

處州慈雲院修慧圓照禪師上堂片月浸寒潭微雲滿空碧若於達道人好箇真消息還有達道人麼微雲穿過你觸髅片月觸著你鼻孔珍重

大滄宥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慧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日出東方夜落西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鐵山橫在路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船子下揚州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灰飛火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水出崑崙崙崙問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曰鐵牛步春草問隻履西歸當爲何事師曰爲緣生

處樂不是厭他鄉曰如何是當面事師曰眼下鼻頭
垂上堂心隨相起見自塵生了見本心知心無相卽
十方刹海念念圓明無量法門心心周匝夫如是者
何假覺城東際叅見文殊樓閣門開方親彌勒所以
道一切法門無盡海同會一法道場中拈起拄杖曰
這箇是一法那箇是道場這箇是道場那箇是一法
良久曰看看拄杖子穿過諸人髑髏須彌山拶破諸
人鼻孔擊香臺一下曰且向這裏會取上堂從無入
有易從有人無難有無俱盡處且莫自顛顛舉來看
寒山拾得禮豐干

安州大安興教慧憲禪師上堂我有一條拄杖尋常
將何比況采來不在南山亦非崑崙西嶂拈起滿目
光生放下驪龍縮項同徒若也借看卓出人中之上
擊香臺下座

育王璉禪師法嗣

臨安府佛日淨慧戒弼禪師曾問如何是毗盧印師
曰草鞋踏雪曰學人不會師曰步步成蹤

福州天宮慎徽禪師上堂八萬四千波羅密門門門
長開三千大千微塵諸佛佛佛說法不說有不說無
不說非有非無不說亦有亦無何也離四句絕百非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六 三
相逢舉目少人知昨夜霜風漏消息梅花依舊綴寒枝

靈隱知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正童圓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夜行莫踏白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黃張三黑李四

承天簡禪師法嗣

婺州智者山利元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東方一指乾坤肅靜西方一指瓦解冰消南方一指南斗作窠北方一指北斗潛藏上方一指築著帝釋鼻孔下方一指穿過金剛水際諸人面前一指成得甚麼邊事良久卓一下曰路上指奔鹿門前打犬兒

九峯韶禪師法嗣

明州大梅法英祖鏡禪師本郡張氏子棄儒試經得度肄講延慶凡義學有困於宿德輒以詰師師縱辭辨之爲衆所敬忽曰名相迂曲豈吾所宗哉乃叅九峯峯見器之與語若久在叢席因痛劄之師領旨自爾得譽住後上堂三十六旬之始七十二候之初末後句則且置祇如當頭一句又作麼生道拈拄杖曰歲朝把筆萬事皆急急如律令大衆山僧恁麼舉

唱且道還有祖師意也無良久日記得東村黑李四
年年親寫在門前卓拄杖下座宣和初敕天下僧尼
爲德士雖主法聚議無一言以回上意師肆筆解老
子詣進上覽謂近臣曰法英道德經解言簡理詣於
古未有宜賜入道藏流行仍就賜冠珮壇誥不知師
意者往往以其爲佞諛明年秋詔復天下僧尼師獨
無改志至紹興初晨起戴樺皮冠披鶴氅執象簡穿
朱履使擊鼓集衆陞座召大衆曰蘭芳春谷菊秋籬
物必榮枯各有時昔毀僧尼專奉道後平道佞復僧
尼且道僧尼形相作麼生復取冠示衆曰吾頂從來
似月圓雖冠其髮不成仙今朝拋下無遮障放出神
光透碧天擲之于地隨易僧服提鶴氅曰如來昔日
貿皮衣數載慚將鶴氅披還我丈夫調御服須知此
物不相宜擲之舉象簡曰爲嫌禪板太無端豈料遭
他象簡瞞今日因何忽放下普天致仕老仙官擲之
提朱履曰達磨攜將一隻歸兒孫從此赤脚走借他
朱履代麻鞋休道時難事掣肘化鵬未遇不如鷗畫
虎不成反類狗擲之橫拄杖曰今朝拄杖化爲龍分
破華山千萬重復倚肩曰珍重佛心真聖主好將堯
德振吾宗擲下拄杖斂目而逝

玉泉皓禪師法嗣

郢州林溪興教文慶禪師上堂六六三十六東方甲乙木嘉州大像出關來陝府鐵牛入西蜀叅

夾山遵禪師法嗣

江陵福昌信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如何是第一葉師提起坐具僧曰雲生片片雨點霏霏師曰不痛不知傷僧曰這箇猶是風生雨意如何是第一葉師將坐具撼一撼僧拍掌師曰一任踣跳問如何是佛師曰東家兒郎西家織女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擲筆拋梭上堂召大眾衆舉頭師曰南山風色緊便下座

天衣懷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宗本圓照禪師常州無錫管氏子體貌龐碩所事淳厚年十九依姑蘇承天永安道昇禪師出家巾侍十載剃度受具又三年禮辭遊方至池陽謁振宗宗舉天親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如何是這箇法師久而開悟一日室中問師卽心卽佛時如何曰殺人放火有甚麼難於是名播寰宇漕使李公復圭命師開法瑞光法席日盛武林守陳公

襄以承天興教二刹命師擇居蘇人擁道遮留又以
淨慈堅請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爲此邦植福不
敢久占道俗始從元豐五年神宗皇帝下詔闢相國
寺六十四院爲八禪二律召師爲慧林第一祖旣至
上遣使問勞閱三日傳旨就寺之三门爲士民演法
翌日召對延和殿問道賜坐師卽跏趺帝問卿受業
何寺奏曰蘇州承天永安帝大悅賜茶師卽舉盞長
吸又蕩而撼之帝曰禪宗方興宜善開導師奏曰陛
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怠卽辭退帝目送
之謂左右曰眞福慧僧也後帝登遐命入福寧殿說
法以老乞歸林下得旨任便雲遊州郡不得抑令住
持擊鼓辭衆說偈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意遊順風
加艣棹船子下揚州旣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
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
唯勤修勿怠是眞相爲聞者莫不感涕晚居靈巖其
嗣法傳道者不可勝紀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韓信臨朝曰中下之流如何領會師曰伏屍萬里
曰早知今日事悔不愼當初師曰三皇塚上草離離
問上是天下是地未審中間是甚麼物師曰山河大
地曰恁麼則謝師答話師曰大地山河曰和尚何得

瞞人師曰却是老僧罪過上元日僧問千燈互照絲竹交音正恁麼時佛法在甚麼處師曰謝布施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大似不齋來上堂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拈起拄杖曰這箇是塵作麼生說箇轉法輪底道理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汝諸人說破拈起也海水騰波須彌岌峇放下也四海晏清乾坤肅靜敢問諸人且道拈起卽是放下卽是當斷不斷兩重公案擊禪牀下座上堂看看爍爍瑞光照大千界百億微塵國土百億大海水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乃至微塵刹土皆於光中一時發現諸仁者還見麼若也見得許汝親在瑞光若也不見莫道瑞光不照好叅上堂頭圓像天足方似地古貌稜層丈夫意氣趯倒須彌踏翻海水帝釋與龍王無著身處乃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回避咄任汝神通變化究竟須歸這裏以拄杖卓一下師全身塔于蘇之靈巖

東京法雲寺法秀圓通禪師秦州隴城辛氏子母夢老僧託宿覺而有娠先是麥積山老僧與應乾寺魯和尚者善嘗欲從魯游方魯老之旣去緒語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鐵場嶺下魯後聞其所俄有兒生

卽往觀焉兒爲一笑三歲願隨魯歸遂從魯姓十九
試經圓具勵志講肆習圓覺華嚴妙入精義因聞無
爲軍鐵佛寺懷禪師法席之盛徑往叅謁懷問曰座
主講甚麼經師曰華嚴曰華嚴以何爲宗師曰法界
爲宗曰法界以何爲宗師曰以心爲宗曰心以何爲
宗師無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當自看必有
發明後聞僧舉白兆叅報慈情未生時如何慈曰隔
師忽大悟直詣方丈陳其所證懷曰汝真法器吾宗
異日在汝行矣初住龍舒四面後詔居長蘆法雲爲
鼻祖神宗皇帝上仙宣就神御前說法賜圓通號僧
問不離生死而得涅槃不出魔界而入佛界此理如
何師曰赤土茶牛妳曰謝師答話師曰你話頭道甚
麼僧擬議師便喝問陽春二三月萬物盡生芽未審
道芽還增長也無師曰自家看取曰莫便是指示處
麼師曰芭蕉高多少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師
曰這箇是白公底你底作麼生曰且待別時師曰看
你道不出上堂看風使帆正是隨波逐浪截斷衆流
未免依前滲漏量才補職寧越短長買帽相頭難得
恰好直饒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東西不辯南北不分
有甚麼用處任是純鋼打就生鐵鑄成也須額頭汗

出總不恁麼如何商量良久曰赤心片片誰知得笑
殺黃梅石女兒上堂山僧不會巧說大都應箇時節
相喚喫椀茶湯亦無祖師妙訣禪人若也未相諳踏
著秤鎚硬似鐵上堂秋雲秋水青山滿目這裏明得
千足萬足其或未然道士倒騎牛叅上堂寒雨細朔
風高吹沙走石拔木鳴條諸人盡知有且道風作何
色若識得去許你具眼若也不識莫怪相瞞叅上堂
少林九年冷坐却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祇得
麻纏紙裹還會麼笑我者多哂我者少上堂衲僧家
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未爲分外祇如半偈亾軀一句
投火又圖箇甚麼良久曰彼彼住山人何須更說破
師示疾謂衆曰老僧六處住持有煩知事首座大衆
今來四大不堅火風將散各宜以道自安無違吾囑
遂曰來時無物去時空南北東西事一同六處住持
無所補師良久監寺惠當進曰和尚何不道末後句
師曰珍重珍重言訖而逝

東京相國慧林院若冲覺海禪師江寧府鍾氏子上
堂碧落靜無雲秋空明有月長江瑩如練清風來不
歇林下道人幽相看情共悅諸仁者適來道箇清風
明月猶是建化門中事作麼生是道人分上事良久

曰閑來石上觀流水欲洗禪衣未有塵上堂無邊義
海咸歸顧眄之中萬象形容盡入照臨之內你諸人
築著磕著因甚麼却不知良久曰莫怪山僧太多事
光陰如箭急相催珍重

真州長蘆應夫廣照禪師滁州蔣氏子僧問古者道
如來禪卽許老兄會祖師禪未夢見在未審如來禪
與祖師禪是同是別師曰一箭過新羅僧擬議師便
喝問識得衣中寶時如何師曰你試拈出看僧展一
手師曰不用指東畫西寶在甚麼處曰爭奈學人用
得師曰你試用看僧拂坐具一下師曰衆人笑你上
堂召衆曰江山遶檻宛如水墨屏風殿閣凌空麗若
神仙洞府森羅萬象海印交叅一道神光更無遮障
諸人還會麼良久曰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叅上
堂顧大衆曰這箇爲甚麼擁不聚撥不散風吹不入
水灑不著火燒不得刀斫不斷是箇甚麼衆中莫有
釘紫鐵舌底衲僧試爲山僧定當看還有麼良久曰
若無山僧今日失利久立

臨安府佛日智才禪師台州人僧問如何是道師曰
水冷生冰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春雪易消曰如何
談論師鳴指一下問東西密相付爲甚麼衆人皆知

師曰春無三日晴曰特伸請益師曰拖泥帶水曰學
人到這裏却不會師曰賊身已露上堂城裏喧繁空
山寂靜然雖如此動靜一如死生不二四時輪轉物
理湛然夏不去而秋自來風不涼而人自爽今也古
也不改絲毫誰少誰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旣身無二
用爲甚麼龍女現十八變君不見弄潮須是弄潮人
珍重上堂風雨蕭騷塞汝耳根落葉交加塞汝眼根
香臭叢雜塞汝鼻根冷熱甘甜塞汝舌根衣綿溫冷
塞汝身根顛倒妄想塞汝意根諸禪德直饒汝翻得
轉也是平地骨堆叅上堂巖風刮地大野清寒萬里
草離衰千山樹黯黯蒼鷹得勢俊鶻橫飛頗稱衲僧
鉢囊高挂獨步遐方似猛將出荒郊臨機須扣敵今
日還有麼良久曰匣中寶劍袖裡金鎚幸遇太平挂
向壁上叅上堂諸禪德還知麼山僧生身父母一時
喪了直是無依倚處以手搥胷曰蒼天蒼天復顧大
衆良久曰你等諸人也是鐵打心肝便下座上堂舉
栢樹子話師曰趙州庭栢說與禪客黑漆屏風松蘿
亮隔僧問如何是無爲師曰山前雪半消曰請師方
便師曰水聲轉嗚咽

北京天鉢寺重元文慧禪師青州千乘孫氏子母夢

於佛前吞一金果後乃誕師相儀殊特迥異羣童十
七出家冠歲圓具初遊講肆頗達宗教嘗晏坐古室
忽聞空中有告師學上乘者無滯於此驚駭出視杳
無人迹翌日客至出寒山集師一覽之卽慕叅玄至
天衣法席遇衆請益豁然大悟衣印可曰此吾家千
里駒也出世後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入籠入檻僧拊
掌師曰跳得出是好手僧擬議師曰了問如何是透
法身句師曰上是天下是地上堂冬不受寒夏不受
熱身上衣口中食應時應節旣非天然自然盡是人
人膏血諸禪德山僧恁麼說話爲是世法爲是佛法
若也擇得分明萬兩黃金亦消得喝一喝上堂福勝
一片地行也任你行住也任你住步步踏著始知落
處若未然者直須退步脚下看取咄上堂古今天地
萬象森然歲歲秋收冬藏人人道我總會還端的也
無直饒端的比他鷄足峰前是甚麼閑事良久曰今
朝十月初旬天寒不得普請叅師四易名藍緇白仰
重示寂正盛暑中清風透室異香馥郁茶毗煙燄到
處獲舍利五色太師文公彥博以上賜白琉璃瓶貯
之藉以錦褥躬塋于塔居士何震所獲額骨齒牙舍
利別剏浮圖

撰述
五燈會元卷之六
三
台州瑞巖子鴻禪師本郡吳氏子僧問如何是道師
曰開眼覷不見問法爾不爾如何指南師曰話墮也
曰乞師指示師呵呵大笑上堂一不守二不向上下
四維無等量大洋海裏汎鐵船須彌頂上翻鯨浪臨
濟縮却舌頭德山閣却拄杖千古萬古獨巍巍畱與
人間作榜樣

廬山棲賢智遷禪師僧問一問一答盡是建化門庭
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
曰雲從龍風從虎曰恁麼則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
山則長威凜師曰興雲致雨又作麼生僧便喝師曰
莫更有在僧擬議師咄曰念話杜家問如何是本來
心師曰拆東籬補西壁曰恁麼則今日齋宴師曰退
後著上堂聞佛法二字早是污我耳目諸人未跨法
堂門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山僧今日也是
爲衆竭力珍重上堂是甚麼物得恁頑頑噐噐眴眴
覲覲拊掌呵呵大笑曰今朝巴鼻直是黃面瞿曇通
身是口也分疎不下久立
越州淨衆梵言首座示衆南陽國師道說法有所得
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師曰國師恁
麼道大似掩耳偷鈴何故說有說無盡是野干鳴諸

人要識師子吼麼咄

舒州山谷三祖冲會圓智禪師臨安府人也初開堂日僧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百雜碎曰恁麼則褒禪一會不異靈山師曰將糞箕掃帚來問師登寶座壁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未審將何爲人師曰千鈞之弩曰大衆承恩師曰量才補職問理雖頓悟事假漸除除卽不問如何是頓悟底道理師曰言中有響曰便恁麼又且如何師曰金毛師子問生也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譬如閑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因行不妨掉臂問如何是天堂師曰太遠在曰如何是地獄師曰放你不得曰天堂地獄相去多少師曰七零八落問白雲綻處樓閣門開善財爲甚麼從外而入師曰開眼卽瞎曰未審落在甚麼處師曰填溝塞壑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寸步千里

泉州資壽院捷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鐵牛生石卵曰如何是接人句師曰三門前合掌曰如何是大用句師曰腦門著地曰如何是無事句師曰橫眠大道曰如何是奇特句師曰的

洪州觀音啓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松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六
三十三
長栢短曰意旨如何師曰葉落歸根

越州天章元善禪師僧問大無外小無內旣無內外
畢竟是甚麼物師曰開口見膽曰學人未曉師曰苦
中苦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師打曰教休不肯休須
待雨淋頭問如何是最初句師曰末後問將來曰爲
甚如此師曰先行不到曰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秦皇
擊缶上堂君問西來意馬師踏水潦若認一毛頭何
曾知起倒劫火纔洞然愚夫覓乾草寧知明眼人爲
君長懊惱

真州長蘆體明圓鑑禪師上堂顧視左邊曰師子之
狀豈免嘖呻顧右邊曰象王之儀寧忘回顧取此逃
彼上士奚堪識變知機野狐窠窟到這裏須知有凡
聖不歷處古今不到處且道是甚麼人行履良久曰
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來

汀州開元智孜禪師上堂衲僧家向針眼裡藏身稍
寬大海中走馬甚窄將軍不上便橋勇士徒勞挂甲
晝行三千夜行八百卽不問不動步一句作麼生道
若也道得觀音勢至文殊普賢祇在目前若道不得
直須撩起布裙緊峭草鞋叅上堂寒空落落大地漫
漫雲生洞口水出高原若也把定則十方世界恍然

撰述
三十三
若也放行則東西南北坦然茫茫宇宙人無數一箇
箇鼻孔遼天且問諸人把定卽是放行卽是還有人
斷得麼若無人斷得三門外有兩箇大漢一箇張眉
握劍一箇努目揮拳叅

平江府澄照慧慈禪師僧問了然無所得爲甚麼天
高地闊師曰窄上堂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是蹉過
那堪進步向前更要山僧說破而今說破了也還會
麼昨日雨今日晴

臨安府法雨慧源禪師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
梁王不識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達磨渡江

秀州崇德智澄禪師上堂覲面相呈更無餘事若也
如此豈不俊哉山僧蓋不得已曲爲諸人若向衲僧
面前一點也著不得諸禪德且道衲僧面前說箇甚
麼卽得良久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箇風
泉州棲隱有評禪師僧問如何是平常道師曰和尚
合掌道士擎拳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師曰著衣喫
飯曰別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卽是師曰齋餘
更請一甌茶

平江府定慧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見
之不取曰學人未曉師曰思之千里

建寧府乾符大同院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入市烏龜曰意旨如何師曰得縮頭時且縮
頭

無爲軍鐵佛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
尋寒木自爲隣二事秋雲更誰識曰和尚家風蒙指
示爲人消息又如何師曰新月有圓夜人心無滿時
安吉州報本法存禪師錢塘陸氏子僧問無味之談
塞斷人口作麼生是塞斷人口底句師便打僧曰恁
麼則一句流通天人聳耳師曰祇恐不是玉是玉也
大奇曰專爲流通師曰一任亂道在天衣受請上堂
曰吳江聖壽見召住持進退不遑且隨緣分此背堂
頭和尚提耳訓育終始獎諭若據今日正令當行便
好一棒打殺那堪更容立在座前雖然如是養子方
見父慈

和州開聖院棲禪師開堂垂語曰選佛場開人天普
會莫有久歷覺場罷叅禪客出來相見時有僧出師
曰作家作家僧曰莫著忙師曰元來不是作家僧提
起坐具曰看看摩竭陀國親行此令師曰祇今作麼
生僧禮拜師曰龍頭蛇尾問東西不辯南北不分學
人上來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爲

你東西不辯南北不分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師曰蘇噓蘇噓問如何是道師曰放汝三十棒曰爲甚麼如此師曰殺人可恕無禮難容上堂拈拄杖曰大衆急著眼看須彌山畫一畫百雜碎南瞻部洲打一棒東傾西側不免且收在開聖手中教伊出氣不得卓一下

福州衡山惟禮禪師上堂若論此事直下難明三賢罔測十聖不知到這裏須高提祖令橫按鎔錫佛尚不存纖塵何立直教須彌粉碎大海焦枯放一線道與諸人商量且道商量箇甚麼良久曰鹽貴米賤

臨安府北山顯明善孜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九年空面壁懔懔又西歸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美食不中飽人餐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燈籠挂露柱曰甚麼人得聞師曰牆壁有耳

明州啓霞思安禪師僧問諸佛出世蓋爲羣生和尚出世當爲何人師曰不爲闍黎曰恁麼則潭深波浪靜學廣語聲低師曰棒上不成龍

越州雲門靈侃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佛殿裏燒香曰學人不會師曰三門頭合掌上堂塵勞未破觸境千差心鑑圓明絲毫不立靈光皎皎獨

露現前今古兩忘聖凡路絕到這裏始能卷舒自在
應用無虧出沒往還人間天上大衆雖然如是忽被
人把住問你道拄杖子向甚麼處著又如何祇對還
有人道得麼出來道看衆無對乃拍禪牀下座

天台太平元坦禪師上堂是法無宗隨緣建立聲色
動靜不昧見聞舉用千差如鐘待扣於此薦得且隨
時著衣喫飯若是德山臨濟更須打草鞋行脚叅

臨安府佛日文祖禪師僧問峭峻之機請師垂示師
曰十字街頭八字立曰祇如大洋海底行船須彌山
上走馬又作麼生師曰烏龜向火曰恁麼則能騎虎
頭善把虎尾師以拄杖點一下曰禮拜著

沂州望仙山宗禪師僧問四時八節卽不問平常一
句事如何師曰禾山打鼓曰莫是學人著力處也無
師曰歸宗拽石僧無語師曰真箇衲僧上堂南台烏
藥北海天麻新羅附子辰錦朱砂良久曰大衆會麼
久立上堂你等諸人還肯放下麼若不放下且擔取
去便下座

瑞州五峰淨覺院用機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
字街頭踏不著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且緩緩上
堂清平過水投子賣油一年三百六十日不須頻向

數中求以拂擊禪牀下座

無爲軍佛足處祥禪師僧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琉璃殿裏隱寒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活卓卓地問一色無變異喚作露地白牛還端的也無師曰頭角生也曰頭角未生時如何師曰不要犯人苗稼

平江府明因慧贊禪師上堂橫按拄杖曰若恁麼去直得天無二日國無二王釋迦老子飲氣吞聲一大藏教如蟲蝕木設使鑽仰不及正是無孔鐵鎚假饒信手拈來也是殘羹餽飯一時吐却方有少分相應更乃墮在空亾依舊是鬼家活計要會麼雨後始知山色翠事難方見丈夫心卓拄杖下座

興化軍西臺其辯禪師上堂舉臨濟無位真人語乃召大衆曰臨濟老漢尋常一條脊梁硬似鐵及乎到這裏大似日中迷路眼見空花直饒道無位真人是乾屎橛正是泥龜曳尾其僧祇知季夏極熱不知仲冬嚴寒若據當時合著得甚麼語塞斷天下人舌頭西臺祇恁麼休去又乃眼不見爲淨不免出一隻手狼籍去也臨濟一擔西臺一堆一擔一堆分付阿誰從教撒向諸方去笑殺當年老古錐

禮部楊傑居士字次公號無爲歷叅諸名宿晚從天

撰述
三十八
衣遊衣每引老龐機語令研究深造後奉祠泰山一日鷄一鳴睹日如盤湧忽大悟乃別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偈曰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書以寄衣衣稱善後會芙蓉楷禪師公曰與師相別幾年蓉曰七年公曰學道來叅禪來蓉曰不打這鼓笛公曰恁麼則空遊山水百無所能也蓉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鑒公大笑公有辭世偈曰無一可戀無一可捨大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稱心侗禪師法嗣

彭州慧日堯禪師僧問古者道我有一句待無舌人解語却向汝道未審意旨如何師曰無影樹下好商量僧禮拜師曰瓦解冰消

報本蘭禪師法嗣

福州中際可遵禪師上堂咄咄咄井底啾啾是何物直饒三千大千也祇是箇鬼窟咄上堂昨夜四更起來呵呵大笑不歇幸然好一覺睡霜鐘撞作兩槩上堂禾山普化忽顛狂打鼓搖鈴戲一場劫火洞然宜煮茗嵐風大作好乘涼四蛇同篋看他弄二鼠侵藤不自量滄海月明何處去廣寒宮殿白銀牀咄上堂

八萬四千深法門門門有路超乾坤如何箇箇踏不
著祇爲蜈蚣太多脚不唯多脚亦多口釘背鐵舌徒
增醜拈椎豎拂泥洗泥揚眉瞬目籠中鷄要知佛祖
不到處門掩落花春鳥啼

邢州開元法明上座依報本未久深得法忍後歸里
事落魄多嗜酒呼盧每大醉唱柳詞數闋日以爲常
鄉民侮之召齋則拒召飲則從如是者十餘年咸指
曰醉和尚一日謂寺衆曰吾明日當行汝等無他往
衆竊笑之翌晨攝衣就座大呼曰吾去矣聽吾一偈
衆聞奔視師乃曰平生醉裏顛蹶醉裏却有分別今
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言訖寂然撼之已委
蛻矣

稱心明禪師法嗣

洪州上藍院光寂禪師上堂橫按拄杖召大衆曰還
識上藍老漢麼眼似木突口如匾擔無問精粗不知
鹹淡與麼住持百千過犯諸禪德還有爲山僧懺悔
底麼良久曰氣急殺人卓拄杖下座

廣因要禪師法嗣

福州妙峯如璨禪師上堂今朝是如來降生之節天
下緇流莫不以香湯灌沐共報洪恩爲甚麼教中却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六
四
道如來者無所從來既是無所從來不知降生底是誰試請道看若道得其恩自報若道不得明年四月八還是驀頭澆

雲居元禪師法嗣

臨安府百丈慶善院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問誰曰特問和尚師曰鷓子過新羅上堂說則搖唇行則動脚直饒不說不行時錯錯拍禪牀下座

常州善權慧泰禪師上堂諸佛出世廣演三乘達磨西來密傳大事上根之者言下頓超中下之流須當漸次發明心地或一言唱道或三句敷揚或善巧應機遂成多義撮其樞要總是空花一句窮源沉埋祖道敢問諸人作麼生是依時及節底句良久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叅

饒州崇福德基禪師上堂若於這裏會得便能入一佛國坐一道場水鳥樹林共談斯要樓臺殿閣同演真乘續千聖不盡之燈照八面無私之燄所以道在天同天在人同人還有知音者麼良久曰水底金鳥天上日眼中瞳子面前人

婺州寶林懷吉真覺禪師上堂善慧遺風五百年雲黃山色祗依然而今祖令重行也一句流通徧大千

大衆且道是甚麼句莫是函蓋乾坤截斷衆流隨波
逐浪底麼吽有甚交涉自從有佛祖已來未曾動著
今日不可漏泄真機去也顧視大衆曰若到諸方不
得錯舉

洪州資福宗誘禪師上堂龍泉今日與諸人說些葛
藤良久曰枝蔓上更生枝蔓

智海逸禪師法嗣

瑞州黃檗志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得力句師曰脚曰
學人不會師曰一步進一步上堂四十九年說恩潤
禽魚十萬途程來警悟人天這二老漢各人好與三
十棒何故一箇說長說短一箇胡言漢語雖然如是
且放過一著

福州大中德隆海印禪師上堂法無異法道無別道
時時逢見釋迦處處撞著達磨放步卽交肩開口卽
敲破不敲破大小大上堂夫欲智拔先須定動卓拄
杖曰唵嚩嚩唵唎娑婆訶歸堂喫茶上堂觸境無滯
底爲甚麼擡頭不起田地穩密底爲甚麼下脚不得
譬如天王賜與華屋雖獲大宅要因門入乃曰門響
樊噲踏開真主出巨靈擡手錦鱗噴叅上堂平日寅
曉何人處處彌陀佛家家觀世音月裏麒麟看北斗

向陽裨子一邊青

簽判劉經臣居士字興朝少以逸才登仕版於佛法未之信年三十二會東林照覺總禪師與語啓迪之乃敬服因醉心祖道旣而抵京師謁慧林冲禪師於僧問雪竇如何是諸佛本源答曰千峯寒色語下有省歲餘官雜幕就叅韶山杲禪師將去任辭韶山山囑曰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不得則有不寧之疾成失心之患矣未幾復至京師趨智海依正覺逸禪師請問因緣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公益疑不解一夕入室海舉傳燈所載香至國王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佛之語問之公不能對疑甚遂歸就寢熟睡至五鼓覺來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表裏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韶山臨別所囑之言姑抑之逗明趨智海悉以所得告海爲證據且曰更須用得始得公曰莫要踐履否海厲聲曰這箇是甚麼事却說踐履公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八首及著明道論儒篇以警世詞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

者見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楊子曰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見於此則能明乎道矣當知道不遠人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唯其迷已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倒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此佛者之語道爲最親者立則見其叅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後也取之左右逢其原也此儒者之語道最邇者奈何此道唯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傳於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六葉旣敷千花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庭故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棒行喝豎拂拈槌或持叉張弓鞞毬舞笏或拽石般土打鼓吹毛或一默一言一吁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爲人然祇爲太親故人多罔措瞥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沉吟迢迢萬里欲明道者宜無忽焉祖祖相傳至今不絕真得吾儒所謂忿而不發開而弗違者矣

余之有得實在此門反思吾儒自有其道良哉孔子之言默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指掌而意喻凡若此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教外之真機然而孔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既沒不得其傳而所以傳於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之既久日益見前每以與人不能受然後知其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絕余既得之矣誰其似之乎終余之身而有其人邪無其人邪所不可得而知也故爲記頌歌語以流播其事而又著此篇以諭吾徒云

青原下十二世

蔣山泉禪師法嗣

清獻公趙抃居士字悅道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卽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慧聞笑曰趙悅道撞彩耳富鄭公初於宗門未有所趣公勉之書曰伏惟

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康寧如是之備退休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能專誠求所證悟則他日爲門下賀也公年七十有二以太子少保致仕而歸親舊里民遇之如故作高齋以自適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祇是柯村趙四郎復曰切忌錯認臨薨遺佛慧書曰非師平日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慧悼以偈曰仕也邦爲瑞歸歟世作程人間金粟去天上玉樓成慧劍無纖缺冰壺徹底清春風激水路孤月照雲明

慧林本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善本大通禪師族董氏漢仲舒之裔也大父琪父溫皆官于潁遂爲潁人母無子禱白衣大士乃得師及長博極羣書然清修無仕宦意嘉祐八年與弟善思往京師地藏院選經得度習毘尼東遊至姑蘇禮圓照於瑞光照特顧之於是契旨經五稔益躋微奧照令依圓通秀師去又盡其要元豐七年渡淮畱太守巖久之出住雙林遷淨慈尋被旨徙法雲僧問寶塔元無縫如何指示人師曰煙霞生背面星月遶簷楹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竟日不知清世事

撰述
五燈會元卷之六
長年占斷白雲鄉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
生問若論此事譬如兩家著碁學人上來請師一著
師曰早見輸了也僧曰錯師曰是僧曰進前無路也
師卓拄杖一下曰爭奈這箇何僧曰祇如黑白未分
時又作麼生師曰且饒一著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
師曰險曰便恁麼去又作麼生師曰百雜碎問九夏
賞勞卽不問從今向去事如何師曰光剃頭淨洗鉢
曰謝師指示師曰滴水難消上堂上不見天下不見
地畝塞虛空無處回避爲君明破卽不中且向南山
看鼈鼻擲拄杖下座

鎮江府金山善寧法印禪師僧問天皇也恁麼道龍
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手握白玉鞭
驪珠盡擊碎曰退身有分師曰知過必改上堂顧視
大衆曰古人道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
談論在身覺觸在意攀緣雖然如是祇見錐頭利不
見鑿頭方若是金山卽不然有眼覷不見有耳聽不
聞有鼻不知香有舌不談論有身不覺觸有意絕攀
緣一念相應六根解脫敢問諸禪德且道與前來是
同是別莫有具眼底衲僧出來通箇消息若無復爲
諸人重重注破放開則私通車馬捏聚則毫末不存

撰述
五
若果飽戰作家一任是非貶剝

壽州資壽院圓澄巖禪師僧問大藏經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祇恐汝不信曰如何卽是師曰黑底是墨黃底是紙曰謝師答話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上堂雲生谷口月滿長川樵父斫深雲漁翁釣沙島到這裏便是吳道子張僧繇無你下手處良久曰歸堂問取聖僧叅上堂乾坤肅靜海晏河清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箇是世間法作麼生是佛法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

正法輪

秀州本覺寺守一法真禪師江陰沈氏子僧問如何是句中玄師曰崑崙騎象藕絲牽曰如何是體中玄師曰影浸寒潭月在天曰如何是玄中玄師曰長連牀上帶刀眠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放下著上堂舉拂子曰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在這裏還見麼見汝不相當又爲說法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麼汝又不惺惺一時却往上方香積世界去也撼拂子曰退後退後突著你眼睛上堂折半列三人人道得去一拈七亦要商量正當今日雲門道底不要別作麼生露得箇消息良久曰日月易流

舒州投子修顯證悟禪師僧問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爲甚麼趙州三等接人師曰入水見長人曰爭奈學
人未會師曰喚不回頭爭奈何上堂楞伽峯頂誰能
措足少室巖前水泄不通正當恁麼時黃頭老子張
得口碧眼胡僧開得眼雖然如是事無一向先聖幸
有第二義門足可共諸人東說西說所以道春生夏
長秋落冬枯四時遷改輪轉長途愚者心生彼此達
者一味無殊良久曰陝府鐵牛吞大像嘉州佛向藕
絲藏上堂巍巍少室永鎮群峰有時雲中捧出有時
霧罩無蹤有時突在目前有口道不得被人喚作壁
觀胡僧諸仁者作麼生免得此過休休不如且持課
良久曰一元和二佛陀三釋迦自餘是甚椀躡丘叅
福州地藏守恩禪師本州丘氏子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晝眠無益曰意旨如何師曰早起甚長問如何是
西來祖意師曰風吹滿面塵上堂豎起拳曰或時爲
拳復開曰或時爲掌若遇衲僧有功者賞遂放下曰
直是土曠人稀相逢者少上堂雨後鳩鳴山前麥熟
何處牧童兒騎牛笑相逐更把短笛橫吹風前一曲
兩曲叅上堂山僧今日略通一線不用狐疑麥中有
麩上堂拈拄杖擊禪牀一下曰有智若聞則能信解

無智疑悔則爲永失三十年後不得道山僧今日上
堂祇念法華經叅上堂衲僧現前三昧釋迦老子不
會住世四十九年說得天花亂墜爭似飢餐渴飲展
脚堂中打睡上堂諸人知處山僧盡知山僧知處諸
人不知今日不免布施諸人良久曰頭上是天脚下
是地叅

衢州靈曜寺警

音辯

良佛慈禪師饒州吳氏子清獻趙

公命開法於越州福果衢州超化海會靈曜四刹僧
問三變禪林四回出世於和尚分上成得甚麼邊事
師曰鉢盂口向天曰三十年來關楨子而今流落五

湖傳師曰那箇是山僧關楨子曰一言超影象不墜
古人風師曰惜取眉毛上堂不知時分之延促不知
日月之大小灰頭土面且與麼過山僧每遇月朔特
地鬪釘家風抑揚問答一場笑具雖然如是因風撒
土借水獻花有箇葛藤露布與諸人共相解摘看鷲
拈拄杖擊香臺曰叅堂去

明州香山延泳正覺禪師上堂心隨境現境逐心生
心境兩忘是箇甚麼拈起拄杖曰且道這箇甚處得
來若道是拄杖瞎却汝眼若道不是拄杖眼在甚麼
處是與不是一時拈却且騎拄杖出三門去也遂曳

杖下座

安吉州道場慧印禪師上堂韶石渡頭舟橫野水汾陽浪裏棹撥孤煙雲月無私谿山豈異一言合轍千里同風敢問諸人作麼生是同風底句良久曰八千子弟今何在萬里山河屬帝家

臨安府西湖妙慧文義禪師上堂會麼已被熱謾了也今早起來無窖可說下牀著鞋後架洗面堂內展鉢喫粥粥後打睡睡起喫茶見客相喚齋時喫飯日日相似有甚麼過然雖如是更有一般令我笑金剛倒地一堆泥拍禪牀下座

處州靈泉山宗一禪師上堂美玉藏頑石蓮華出淤泥須知煩惱處悟得卽菩提咄

泗州普照寺處輝真寂禪師滁州趙氏子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地湧金蓮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掃却門前雪

常州南禪寧禪師僧問廬陵米價作麼生誦師曰欸出囚口

越州石佛曉通禪師上堂冷似秋潭月無心合太虛山高流水急何處駐游魚僧問如何是頓教師日月落寒潭曰如何是漸教師曰雲生碧漢曰不漸不頓

時如何師曰八十老婆不言嫁

法雲秀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惟白佛國禪師上堂離婁有意白浪徒以
滔天罔象無心明珠忽然在掌以手打一圓相召大
衆曰還見麼良久曰看卽有分上堂拈拄杖示衆曰
山僧住持七十餘日未曾拈動這箇而今不免現些
小神通供養諸人遂卓拄杖下座上堂過去已過去
未來且莫算正當現在事今朝正月半明月正團圓
打鼓普請看大衆看卽不無畢竟喚甚麼作月休於
天上覓莫向水中尋師有續燈錄三十卷入藏

建康府保寧子英禪師錢塘人也上堂拈拄杖曰日
月不能竝明河海不能競深須彌不能同高乾坤不
能同固聖凡智慧不及且道這箇有甚麼長處良久
曰節目分明生來條直冰雪敲開片片分白雲點破
承伊力擊禪牀下座

温州僊巖景純禪師僧問德山棒臨濟喝和尚如何
作用師曰老僧今日困僧便喝師曰却是你惺惺

寧國府廣教守訥禪師

圓照上足時稱訥叔

僧問如何是古今

常存底句師曰鐵牛橫海岸曰如何是衲僧正眼師
曰針劄不入

興元府慈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此去長安
三十七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撞頭磕額問不是
風動不是幡動未審是甚麼動師曰低聲低聲問如
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青翠竹鬱鬱黃花曰如何
是正色師曰退後退後問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未審
誰爲導首師曰鐵牛也須汗出曰莫便是爲人處也
無師曰細看前話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陝
府鐵牛上堂三乘教典不是真詮直指本心未爲極
則若是通心上士脫灑高流出來相見乃顧視大衆
曰休上堂終日孜孜相爲恰似牽牛上壁大衆何故
如此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上堂一卽
一二卽二把定要津何處出氣拈拄杖曰彼自無瘡
勿傷之也卓一下下座

安州白毡山通慧珪禪師上堂幸逢嘉會須采異聞
旣遇寶山莫令空手不可他時後日門扇後壁角頭
自說大話也窮天地亘古今卽是當人一箇自性於
是中間更無他物諸人每日行時行著卧時卧著坐
時坐著祇對語言時滿口道著以至揚眉瞬目嗔喜
愛憎寂默遊戲未始間斷因甚麼不肯承當自家歇
去良由無量劫來愛欲情重生死路長背覺合塵自

生疑惑譬如空中飛鳥不知空是家鄉水裏游魚忘却水爲性命何得自抑却問傍人大似捧飯稱飢臨河叫渴諸人要得休去麼各請立地定著精神一念回光豁然自照何異空中紅日獨運無私盤裏明珠不撥自轉然雖如是祇爲初機向上機關未曾踏著且道作麼生是向上機關良久曰仰面看天不見天廬州長安淨名法因禪師上堂天上月圓人間月半七八是數事却難算隱顯不辨卽且置黑白未分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相逢秋色裏共話月明中上堂祖師妙訣別無可說直饒釘背鐵言未免弄巧成拙淨名已把天機泄

浮槎山福嚴守初禪師僧問如何是受用三昧師曰拈匙放筯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踏不著曰踏著後如何師曰四方八面乃曰若論此事放行則曹谿路上月白風清把定則少室峰前雲收霧卷如斯語論已涉多途但由一念相應方信不從人得大衆且道從甚麼處得良久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上堂卽性之相一亘晴空卽相之性千波競起若徹來源清流無阻所以舉一念而塵沙法門頓顯拈一毫而無邊刹境齊彰且道文殊普賢在甚麼處下坡不

走快便難逢便下座

鼎州德山仁繪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來千去萬曰恁麼則脚跟不點地也師曰却是汝會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山僧卽不然至道最難須是揀擇若無憎愛爭見明白

澧州聖壽香積用旻禪師上堂木馬衝開千騎路鐵牛透過萬重關木馬鐵牛卽今在甚麼處良久曰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

瑞州瑞相子來禪師上堂顧視衆曰夫爲宗匠隨處提綱應機問答殺活臨時心眼精明那容妖怪若也棒頭取證喝下承當埋沒宗風恥他先作轉身一路不在遲疑一息不來還同死漢大衆直饒到這田地猶是句語埋藏未有透脫一路敢問諸人作麼生是透脫一路還有人道得麼若無山僧不免與諸人說破良久曰玉離荆岫寒光動劔出豐城紫氣橫廬州真空從一禪師上堂心鏡明鑑無礙遂拈起拄杖曰喚這箇作拄杖卽是礙不喚作拄杖亦是礙離此之外畢竟如何要會麼礙不礙誰爲對大地山河廓然粉碎

襄州鳳凰山乾明廣禪師上堂日頭東畔出月向西

邊沒來去急如梭催人成白骨山僧有一法堪爲保
命術生死不相干打破精魂窟咄咄是何物不是衆
生不是佛叅

慧林冲禪師法嗣

東京永興華嚴寺智明佛慧禪師常州史氏子上堂
若論此事在天則列萬象而齊現在地則運四時而
發生在人則出沒卷舒六根互用且道在山僧拄杖
頭上又作麼生良久卓一下曰高也著低也著

鎮州永泰智航禪師上堂散爲氣者乃道之漓適於
變者爲法之弊靈機不昧亘古亘今大用現前何得
何失雖然如是忽遇無孔鐵槌作麼生話會拈拄杖
曰穿過了也上堂龍騰碧漢變化無方鳳翥青霄誰
知蹤跡可行則行不行不出百千三昧可止則止寧忘萬
象森羅所以道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祗麼得且
道得箇甚麼良久曰莫妄想

江陰軍壽聖子邦圓覺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拈放一
邊如何得速成佛去師曰有成終不是是佛亦非真
僧擬議師叱曰話頭道甚麼

長蘆夫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道榮覺印禪師郡之陳氏子僧問寒山逢

撰述
拾得時如何師曰揚眉飛閃電曰更有何事師曰開口放毫光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七六八

真州長蘆宗贖慈覺禪師洛州孫氏子僧問達磨面壁此理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今日被這僧一問直得口瘞上堂冬去寒食一百單五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頭鑽荆棘林將謂衆生苦拜掃事如何骨堆上添土唯有出家人不踏無生路大衆且道向甚麼處去還會麼南天台北五臺叅上堂新羅別無妙訣當言不避截舌但能心口相應一生受用不徹且道如何是心口相應底句良久曰焦輓打著連底凍叅問六門未息時如何師曰鼻孔裏燒香曰學人不會師曰耳朵裡打鼓問如何是無功之功師曰泥牛不運步天下沒荒田曰恁麼則功不浪施也師曰雖然廣大神通未免遭他痛棒上堂金屑雖貴落眼成翳金屑旣除眼在甚麼處若如此者未出荆棘林中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正在金峯窠裏上堂樓外紫金山色秀門前甘露水聲寒古槐陰下清風裏試爲諸人再指看拈拄杖曰還見麼擊香卓曰還聞麼靠却拄杖曰眼耳若通隨處是水聲山色自悠悠

平江府慧日智覺廣燈禪師本郡梅氏子上堂良久

日休休休徒悠悠釣竿長在手魚冷不吞鉤喝一喝
下座

佛日才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靈泉自齡禪師常州周氏子僧問金鷄啄
破琉璃殼玉兔挨開碧海門此是人間光影如何是
祖師機師曰針劄不入曰祇如朕兆未生已前作麼
生道師舉起拂子僧曰如何領會師曰斫額望扶桑
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春風颭颭曰分後如何師
曰春日遲遲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一年三百六
十日上堂良久顧大眾曰月裏走金烏誰云一物無
趙州東壁上挂箇大葫蘆叅上堂良久打一圓相曰
大眾五千餘卷詮不盡三世諸佛讚不及令人却憶
賣油翁狼忙走下繩牀立叅上堂便乃忘機守默已
被金粟占先擬欲展演詞鋒落在瞿曇之後離此二
途作麼生是衲僧透脫一路良久曰好笑南泉提起
處刈茆鎌子曲彎彎叅

天鉢元禪師法嗣

衛州元豐院清滿禪師滄州田氏子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天寒地冷曰如何是道師曰不道曰爲甚麼不
道師曰道是閑名字上堂無異思惟諦聽諦聽昨日

寒今日寒抖擻精神著力看看來看看去轉顛
顛要得不顛顛預看叅上堂堪作梁底作梁堪作柱底
作柱靈利衲僧便知落處驀拈拄杖曰還知這箇堪
作甚麼打香臺一下曰莫道無用處復打一下曰叅
上堂看看堂裏木師伯被聖僧打一擱走去見維那
被維那打兩擱露柱呵呵笑打著這師伯元豐路見
不平與你雪正拈拄杖曰來來然是聖僧也須喫棒
擊香臺下座歲旦上堂憶昔山居絕糧有頌舉似大
衆飢食松栢葉渴飲澗中泉看罷青青竹和衣自在
眠大衆更有山懷爲君說今年年是去年年上堂此
劔刃上事須劔刃上漢始得有般名利之徒爲人天
師懸羊頭賣狗肉壞後進初機滅先聖洪範你等諸
人聞恁麼事豈不寒心由是疑悞衆生墮無間獄苦
哉苦哉取一期快意受萬劫餘殃有甚麼死急來爲
釋子喝曰聾人徒側耳便下座上堂喝一喝曰不是
道不是禪每逢三五夜皓月十分圓叅師凡見僧乃
曰佛法世法眼病空花有僧曰翳消花滅時如何師
曰將謂汝靈利

青州定慧院法本禪師僧問古人到這裏爲甚麼拱
手歸降師曰理合如是曰畢竟如何師曰夜眠日走

西京善勝真悟禪師上堂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
弄影逃形不知形爲影本以法問法不知法本非法
以心傳心不知心本無心心本無心知心如幻了法
非法知法如夢心法不實莫謾追求夢幻空花何勞
把捉到這裏三世諸佛一大藏教祖師言句天下老
和尚路布葛藤盡使不著何故太平本是將軍致不
許將軍見太平

瑞巖鴻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曇振真戒禪師上堂今日布袋頭開還有
買賣者麼時有僧出曰有師曰不作貴不作賤作麼
生酬價僧無語師曰老僧失利

棲賢遷禪師法嗣

舒州王屋山崇福燈禪師上堂天不能蓋地不能載
一室無私何處不在大衆直饒恁麼會去也是鬼弄
精魂怎生說箇常在底道理良久曰金風昨夜起徧
地是黃花

淨衆言首座法嗣

西京招提惟湛廣燈禪師嘉禾人也僧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秋風黃葉亂遠岫白雲歸曰專爲流通
也師曰卽今作麼生舉僧便喝師便打上堂偏不偏

正不正那事從來難比並滿天風雨骨毛寒何須更
入那伽定卓拄杖下座上堂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馬
上誰家白面郎穿花折柳垂巾角夜來一醉明月樓
呼盧輸却黃金宅臂鷹走犬歸不歸娥眉皓齒嗔無
力此心能有幾人知黃頭碧眼非相識囉囉哩拍手
一下下座

青原下十三世

法雲本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楚明寶印禪師百粵張氏上堂祖師心
印非長非短非方非圓非內非外亦非中間且問大
衆決定是何形貌拈拄杖曰還見麼古篆不成文飛
帛難同體從本自分明何須重特地擊禪牀下座上
堂出門見山水入門見佛殿靈光觸處通諸人何不
薦若不薦淨慈今日不著便上堂祖師道吾本來茲
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淨慈當時
若見恁麼道用黑漆拄杖子一棒打殺埋向無陰陽
地上令他出氣不得何故耐耐他瞞我唐土人衆中
莫有爲祖師出氣底麼出來和你一時埋却上堂若
論此事如散鋪寶貝亂堆金玉昧已者自甘窮困有
眼底信手拈來所以道閻浮有大寶見少得還稀若

撰述
五燈會元卷之六
二二
人將獻我成佛一餉時乃拈拄杖曰如今一時呈似
普請大眾高著眼擲拄杖下座

真州長蘆道和祖照禪師與化潘氏子僧問無遮聖
會還有不到者麼師曰有曰誰是不到者師曰金剛
脚下鐵崑崙問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旨如何師曰
羊頭車子推明月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鐵門路
險問一槌兩當時如何師曰踏藕得魚歸問教外別
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鐵彈子問百城遊罷時如何
師曰前頭更有趙州關上堂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
僧數不足泥牛入海過新羅木馬追風到天竺天竺
茫茫何處尋補陀巖上問觀音普賢拍手呵呵笑歸
去來兮秋水深

福州雪峯思慧妙湛禪師錢塘俞氏子僧問古殿無
燈時如何師曰東壁打西壁曰恁麼則撞著露柱也
師曰未敢相許上堂一法若通萬緣方透拈拄杖曰
這裏悟了提起拄杖海上橫行若到雲居山頭爲我
傳語雪峯和尚咄上堂布大教網擁人天魚護聖不
似老胡拖泥帶水祇是見兔放鷹遇獐發箭乃高聲
召衆曰中上堂昔日藥山早晚不叅動經旬月一日
大眾纔集藥山便歸方丈諸禪德彼時佛法早自淡

薄論來猶較些子如今每日鳴鼓陞堂切切怛怛地
問者口似紡車答者舌如霹靂總似今日靈山慧命
殆若懸絲少室家風危如纍卵又安得箇慨然有志
扶豎宗乘底衲子出來喝散大眾非唯耳邊靜辨當
使正法久住豈不偉哉如或棒上不成龍山僧倒行
此令以拄杖一時趁散上堂眼睫橫亘十方眉毛上
透青天天下徹黃泉且道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割上
堂妙高山頂雲海茫茫少室巖前雪霜凜凜齊腰獨
立徒自苦疲七日不逢一場懺懺別峯相見落在半
途隻履西歸遠之遠矣卓拄杖下座上堂大道祇在
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今朝三月十五
不勞久立建炎改元上堂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
大寶曰位今上皇帝踐登寶位萬國歸仁草木禽魚
咸被其德此猶是聖主應世邊事王宮降誕已前一
句天下人摸索不著上堂一切法無差雲門胡餅趙
州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慚愧太原
孚上座五更聞鼓角天曉弄琵琶喝一喝上堂南詢
諸友踏破草鞋絕學無爲坐消日月凡情易脫聖解
難忘但有纖毫皆成滲漏可中爲道似地擎山應物
現形如驢覷井縱無計較途轍已成若論相應轉沒

交涉勉諸仁者莫錯用心各自歸堂更求何事

婺州寶林果昌寶覺禪師安州時氏子師與提刑楊次公入山同遊山次楊拈起大士飯石問既是飯石爲甚麼齧不破師曰祇爲太硬楊曰猶涉繁詞師曰未審提刑作麼生楊曰硬師曰也是第二月楊爲寫七佛殿額乃問七佛重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回相見一回新上堂一卽一二卽二喫著直是無香氣驀拈拄杖卓一下曰識得山僧柳栗條莫向南山尋鼈鼻鄭州資福法明寶月禪師上堂資福別無所補五日一叅擊鼓何曾說妙談玄祇是籠言直語甘草自來甜黃連依舊苦忽若鼻孔遼天逢人切忌錯舉叅上堂若論此事譬如伐樹得根灸病得穴若也得根豈在千枝徧斫若也得穴不假六分全燒以拄杖卓一下曰這箇是根那箇是穴擲下拄杖曰這箇是穴又喚甚麼作根咄是何言歟

潭州雲峯志璿祖燈禪師南粵陳氏子上堂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大衆古人見處如日暉空不著二邊豈墮陰界堪嗟後代兒孫多作一色邊會山僧卽不然不休去不歇去業識茫茫去七顛八倒去十字街頭鬧浩浩地

聲色裏坐卧去三家村裏盈衢塞路荆棘裏遊戲去
刀山劔樹劈腹剜心鑊湯爐炭皮穿骨爛去如斯舉
唱大似三歲孩兒鞦韆毬上堂一切聲是佛聲塗毒
鼓透入耳朵裏一切色是佛色鐵蒺藜穿過眼睛中
好事不如無便下座上堂盡乾坤大地是箇熱鐵圓
汝等諸人向甚麼處下口良久曰吞不進吐不出上
堂瘦竹長松滴翠香流風疏月度炎涼不知誰住原
西寺每日鐘聲送夕陽上堂聲色頭上睡眠虎狼羣
裏安禪荆棘林內翻身雪刃叢中遊戲竹影掃堦塵
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衲
僧失却鼻孔是風動是幡動分明是箇漆桶兩段不
同眼暗耳聾澗水如藍碧山花似火紅上堂僧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築著額頭磕著鼻曰意旨如何師
曰驢馳馬載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朝到西天暮
歸唐土曰謝師答話師曰大乘呀郎當僧退師乃曰
僧問西來意築著額頭磕著鼻意旨又如何驢馳并
馬載朝到西天暮歸唐大乘恰似呀郎當何故沒量
大人被語脉裏轉却遂拊掌大笑下座僧問丹霞燒
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
實曰恁麼則不落也師曰兩重公案曰學人未曉特

撰述
五卷卷一
六十五
伸請益師曰筠袁虔吉頭上插筆問德山入門便棒
意旨如何師曰束杖理民曰臨濟入門便喝又作麼
生師曰不言而化曰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一刀
兩段問無縫鐵門請師一啓師曰進前三步曰向上
無關請師一閉師曰退後一尋曰不開不閉又作麼
生師曰哞哞便打

東京慧林常悟禪師僧問若不傳法度衆生舉世無
由報恩者未審傳箇甚麼法師曰開宗明義章第一
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省得草鞋錢曰來後如何
師曰重疊關山路

安吉州道場有規禪師婺州姜氏子上堂拈拄杖曰
還見麼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
滴投於巨壑德山老人雖則焚其疏鈔也是賊過後
張弓且道文彩未彰以前又作麼生理論三千劍客
今何在獨許莊周致太平上堂種田博飯地藏家風
客來喫茶趙州禮度且道護聖門下別有甚麼長處
良久曰尋常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冷照人化士出
問促裝已辦乞師一言師曰好看前路事莫比在家
時曰恁麼則三家村裏十字街頭等箇人去也師曰
照顧打失布袋

越州延慶可復禪師上堂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忽然
胡漢俱來時如何祇準良久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
水共長天一色叅上堂驀拈拄杖橫按膝上曰苦痛
深苦痛深碧潭千萬丈那箇是知音卓一下下座
安吉州道場慧顏禪師上堂世尊按指海印發光拈
拄杖曰莫妄想便下座

温州雙峰普寂宗達佛海禪師僧問如何是永嘉境
師曰華蓋峰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宿覺上堂衆
集定喝一喝曰冤有頭債有主珍重

越州五峰子琪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垂示師曰
花開千朶秀曰學人不會師曰雨後萬山青曰謝指
示師曰你作麼生會僧便喝師曰未在僧又喝師曰
一喝兩喝後作麼生曰也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適
來道甚麼僧無語師便喝

西京韶山雲門道信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千年古墓蛇今日頭生角曰莫便是和尚家風
也無師曰卜度則喪身失命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
曰無人識者曰如何得脫灑去師曰你問我答

臨安府上天竺從諫慈辯講師處之松陽人也具大
知見聲播講席於止觀深有所契每與禪衲遊嘗以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六
道力扣大通通一日作書寄之師發絨睹黑白二圓相乃悟答偈曰黑相白相擔枷過狀了不了兮無風起浪若問究竟事如何洞庭山在大湖上

金山寧禪師法嗣

婺州普濟子淳圓濟禪師僧問摩泥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珠師曰不撥自轉曰如何是藏師曰一撥便轉曰轉後如何師曰把不住上堂雨過山青雲開月白帶雪寒松搖風庭栢山僧恁麼說話還有祖師意也無其或未然良久曰看看

吉州禾山用安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魚挨鼈倚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水仙頭上戴好手絕躋攀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應是乾坤措不教容易看

本覺一禪師法嗣

福州越峰粹珪妙覺禪師本郡林氏子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瘦田損種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刈禾鎌子曲如鉤問機關不到時如何師曰抱甕灌園曰此猶是機關邊事師曰須要雨淋頭

台州天台如庵主久依法真因看雲門東山水上行語發明已見歸隱故山猿鹿爲伍郡守聞其風遣使

通令住持師作偈曰三十年來住此山郡符何事到
林間休將瑣瑣塵寰事換我一生閑又閑遂焚其廬
竟不知所止

平江府西竺寺尼法海禪師寶文呂嘉之姑也首叅
法雲秀和尚後領旨於法真言下諸名儒屢挽應世
堅不從殂日說偈曰霜天雲霧結山月冷涵輝夜接
故鄉信曉行人不知屆明坐脫

投子顯禪師法嗣

壽州資壽灌禪師上堂良久曰便恁麼散去已是葛
藤更若喃喃有何所益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西京白馬崇壽江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
開堂略借看師曰不借曰爲甚麼不借師曰賣金須
是買金人

鄧州香巖智月海印禪師僧問法雷已震選佛場開
不昧宗乘請師直指師曰三月三日時千花萬花拆
曰普天匝地承恩力覺苑仙葩一夜開師曰切忌隨
他去乃曰判府吏部此日命山僧開堂祝聖紹續祖
燈祇如祖燈作麼生續不見古者道六街鐘鼓響
藜卽處鋪金世界中池長芰荷庭長栢更將何法演
真宗恁麼說話也是事不獲已有旁不肯底出來把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六
山僧拽下禪牀痛打一頓許伊是箇本分衲僧若未
有這箇作家手脚切不得草草匆匆勘得脚跟下不
實頭沒去處却須倒喫香巖手中鑊柄莫言不道上
堂吾家寶藏不慳惜覲面相呈人罕識輝今耀古體
圓時照地照天光赫赤荆山美玉奚爲貴合浦明珠
比不得借問誰人敢酬價波斯鼻孔長三尺咄

丞相富弼居士字彥國由清獻公警勵之後不舍晝
夜力進此道聞顓禪師主投子法席冠淮甸往質所
疑會顓爲衆登座見其顧視如象王回旋公微有得
因執弟子禮趨函丈侍者請爲入室顓見卽曰相
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公聞汗流浹背卽大悟尋以
偈寄圓照本曰一見顓公悟入深夤緣傳得老師心
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後奏署顓師號
顓上堂謝語有曰彼一期之悞我亦將錯而就錯公
作偈贊曰萬木千花欲向榮臥龍猶未出滄溟彤雲
彩霧呈嘉瑞依舊南山一色青

甘露宣禪師法嗣

平江府妙湛寺尼文照禪師溫陵人上堂靈源不動
妙體何依歷歷孤明是誰光彩若道真如實際大似
好肉剗瘡更作祖意商量正是迷頭認影老胡四十

撰述
九年說夢卽且止僧堂裏憍陳如上座爲你諸人舉
覺底還記得麼良久曰惜取眉毛好

瑞巖居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處幽禪師上堂先聖行不到處凡流恰
到凡流旣到先聖莫知到與不到知與不知總置一
壁
祇如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
在甚麼處峰以拄杖畫一畫曰在這裏且道此老與
他先聖凡流相去幾何南山虎齧石羊兒須向其中
識生死

廣靈祖禪師法嗣

處州縉雲仙巖懷義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自屈
作麼曰如何是道師曰你道了曰向上更有事也無
師曰無曰恁麼則小出大遇也師曰祇恐不恁麼曰
也是師曰却恁麼去也

淨因岳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體淳禪鑒禪師上堂由基弓矢不射田蛙
任氏絲綸要投溟渤發則穿楊破的得則脩鯨巨鰲
隻箭旣入重城長竿豈釣淺水而今莫有吞鉤齧鏃
底麼若無山僧卷起絲綸拗折弓箭去也擲拄杖下
座

乾明覺禪師法嗣

岳州平江長慶應圓禪師上堂寒氣將殘春日到無
索泥牛皆踣跳築著崑崙鼻孔頭觸倒須彌成糞掃
牧童兒鞭棄了懶吹無孔笛拍手呵呵笑歸去來兮
歸去來煙霞深處和衣倒良久曰切忌睡著

長蘆信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懷深慈受禪師壽春府夏氏子生而祥光
現舍文殊堅禪師遙見疑火也詰旦知師始生往訪
之師見堅輒笑母許出家十四割愛冠祝髮後四年
訪道方外依淨照於嘉禾資聖照舉良遂見麻谷因
緣問曰如何是良遂知處師卽洞明出住資福屢滿

戶外蔣山佛鑑勲禪師行化至茶退師引巡察至千
人街坊鑑問既是千人街坊爲甚麼祇有一人師曰
多虛不如少實鑑曰恁麼那師赧然偶朝廷以資福
爲神霄宮因棄往蔣山留西庵陳請益鑑曰資福知
是般事便休師曰某實未穩望和尚不外鑑舉倩女
離魂話反覆窮之大豁疑礙呈偈曰祇是舊時行履
處等閑舉著便諠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花知
幾多鑑拊几曰這底豈不是活祖師意未幾被旨住
焦山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面黃不是真金貼曰如何

是佛向上事師曰一箭一蓮華僧作禮師彈指三下
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瘞子喫蜜曰道得不知
有時如何師曰鸚鵡喚人僧禮拜師叱曰這傳語漢
問甚麼人不被無常吞師曰祇恐他無下口處曰恁
麼則一念通玄箭三尸鬼失姦也師曰汝有一念定
被他吞了曰無一念時如何師曰捉著闍黎上堂古
者道忍忍三世如來從此盡饒饒萬禍千殃從此消
默默無上菩提從此得師曰會得此三種語了好箇
不快活漢山僧祇是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潑水相唾
插觜斯罵卓拄杖曰平出平出上堂雲自何山起風
從甚澗生好箇入頭處官路少人行上堂不是境亦
非心喚作佛時也陸沈箇中本自無階級切忌無階
級處尋總不尋過猶深打破雲門飯袋子方知赤土
是黃金咄

平江府萬壽如瓚證悟禪師建寧魏氏開堂日僧問
如何是蘇臺境師曰山橫師子秀水接太湖清曰如
何是境中人師曰衣冠皇宋後禮樂大周前師凡見
僧必問近日如何僧擬對卽拊其背曰不可思議將
示寂衆集復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越州天衣如哲禪師族里未詳自退席寓平江之萬

壽飲啖無擇人多侮之有以瑞巖喚主人公話問者
師答以偈曰瑞巖長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峯大
地掀翻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一日曰吾行矣令
拂拭所乘筓輿乃書偈告衆曰道在用處用在死處
時人祇管貪歡樂不肯學無爲敘平昔叅問勉衆進
修已忽豎起拳曰諸人且道這箇落在甚麼處衆無
對師揮案一下曰一齊分付與秋風遂入輿端坐而
逝

婺州智者法銓禪師上堂要扣玄關須是有節操極
慷慨斬得釘截得鐵硬剝剝地漢始得若是隈刀避
箭碌碌之徒看卽有分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臨安府徑山智訥妙空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
如何師曰坐久成勞曰見後如何師曰不妨我東行
西行

金山慧禪師法嗣

常州報恩覺然寶月禪師越州鄭氏子上堂學者無
事空言須求妙悟去妙悟而事空言其猶逐臭耳然
雖如是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一日謂衆曰世緣
易染道業難辨汝等勉之語卒而逝

法雲白禪師法嗣

撰述
五燈會元卷一
一四
婺州智者紹先禪師潭州人也上堂根塵同源縛脫
無二不動絲毫十方遊戲子湖天子雖獍爭似南山
鼈鼻遂高聲曰大衆看脚下上堂團不聚撥不散日
曬不乾水浸不爛等閑挂在太虛中一任傍人冷眼
看

沂州馬鞍山福聖院仲易禪師上堂一二三四五陞
堂擊法鼓簇簇齊上來一一面相睹秋色滿虛庭秋
風動寰宇更問祖師禪雪峰到投子咄

東京慧林慧海月印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黃金地上玉樓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三月洛陽人戴花上堂黃金地上具眼者未肯
安居荆棘林中本分底畱伊不得祇如去此二途作
麼生是衲僧行履處良久曰舉頭煙靄裏依約見家
山上堂顧視大衆拍禪牀一下曰聊表不空便下座
楊州建隆原禪師姑蘇夏氏子上堂拈拄杖曰買帽
相頭依模畫樣從他野老自顰眉誌公不是閑和尚
卓拄杖下座

保寧英禪師法嗣

臨安府廣福院惟尚禪師初叅覺印問曰南泉斬貓
兒意旨如何印曰須是南泉始得印以前語詰之師

撰述
不能對至僧堂忽大悟曰古人道從今日去更不疑
天下老和尚舌頭信有之矣迷偈呈印曰須是南泉
第一機不知不覺驀頭錐覲面若無青白眼還如鷓
鷃守空池舉未絕印豎拳曰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師
掀倒禪牀印遂喝師曰賊過後張弓便出住廣福日
室中間僧提起來作麼生會又曰且道是箇甚麼要
人提起

明州雪竇法寧禪師衢州杜氏子上堂百川異流以
海爲極森羅萬象以空爲極四聖六凡以佛爲極明
眼衲子以拄杖子爲極且道拄杖子以何爲極有人
道得山僧兩手分付儻或未然不如閑倚禪牀畔畱
與兒孫指路頭

開先珣禪師法嗣

廬州延昌熙詠禪師僧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師曰
慚惶殺人

廬州開先宗禪師上堂一不做二不休挨轉鼻孔捺
下雲頭禾山解打鹽官鼓僧繇不寫戴嵩牛廬陵米
投子油雪峯依舊鞦韆雙毬夜來風送衡陽信寒鴈一
聲霜月幽

甘露顛禪師法嗣

撰述
五燈會元卷之六
楊州光孝元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七顛
八倒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生鐵蒺藜劈口壑

雪竇榮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大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銜
拂柄示之僧曰此是香巖底和尚又作麼生師便喝
僧大笑師叱曰這野狐精

元豐滿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宗演圓覺禪師恩州人也僧問不慕諸聖
不重已靈時如何師曰款出囚口曰便恁麼會去時
如何師曰換手搥胸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心師曰十
字街頭片瓦子辭衆曰僧問如何是臨岐一句師曰
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途中事作麼生師曰賤避貴
上堂遣迷求悟不知迷是悟之鉗鎚愛聖憎凡不知
凡是聖之鑪鞴祇如聖凡雙泯迷悟俱忘一句作麼
生道半夜彩霞籠玉像天明峰頂五雲遮
衛州王大夫遺其名以喪偶歆世相遂叅元豐於言
下知歸豐一日謂曰子乃今之陸亘也公便掩耳旣
而回壇山之陽縛茅自處者三載偶歌曰壇山裏日
何長青松嶺白雲鄉吟鳥啼猿作道場散髮采薇歌
又笑從教人道野夫狂

育王振禪師法嗣

明州岳林真禪師上堂古人道初秋夏末合有責情
三十棒岳林則不然靈山會上世尊拈華迦葉微笑
正當恁麼時好與三十棒何故如此太平時節強起
干戈教人吹大法螺擊大法鼓舉步則金蓮躑躅端
居則寶座巍巍梵王引之於前香花繚繞帝釋隨之
於後龍象駢羅致令後代兒孫遞相倣效三三兩兩
皆言出格風標劫劫波波未肯歸家隱坐鼓唇搖舌
宛如鐘磬笙竽奮臂點胸何啻稻麻竹葦更逞遊山
翫水撥草瞻風人前說得石點頭天上飛來花撲地
也好與三十棒且道坐夏賞勞如何酬獎良久曰萬
寶功成何厚薄千鈞價重自低昂

招提湛禪師法嗣

秀州華亭觀音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半夜烏龜
火裏行曰意作麼生師曰虛空無背面僧禮拜師便
打

青原下十四世

淨慈明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象禪師越州山陰人也上堂古者道一
翳在眼空花亂墜拈拄杖曰淨慈拈起拄杖豈不是

撰述
一翳在眼百千諸佛總在拄杖頭現丈六紫磨金色
之身乘其國土遊歷十方說一切法度一切衆豈不
是空花亂墜卽今莫有向拄杖未拈已前坐斷得麼
出來與淨慈相見如無切忌向空本無花眼本無翳
處著倒乃擲拄杖下座

福州雪峰隆禪師上堂一不成二不是口喫飯鼻出
氣休云北斗藏身說甚南山鼈鼻家財運出任交關
勸君莫競錐頭利

長蘆和禪師法嗣

鎮江府甘露達珠禪師福州人上堂聖賢不分古今
惟一可謂火就燥水流濕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大衆
東村王老去不歸紛紛黃葉空狼籍

臨安府靈隱惠淳圓智禪師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
清皎潔乃喝曰寒山子話墮了也諸禪德皎潔無塵
豈中秋之月可比虛明絕待非照世之珠可倫獨露
乾坤光吞萬象普天匝地耀古騰今且道是箇甚麼
良久曰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雪峰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月堂道昌佛行禪師湖州寶溪吳氏僧
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張家兄弟太無

良曰恁麼則一切處皆是去也師曰莫唐突人好問
心生則法生心滅則法滅祇如心法雙忘時生滅在
甚麼處師曰左手得來右手用問如何是從上宗門
中事師曰一畝地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埋沒不
少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屋頭問路曰向上還有
事也無師曰月下拋甌上堂未透祖師關千難與萬
難既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未透時難卽且置既透
了因甚麼却難放下筮籬雖得價動他杓柄也無端
上堂與我相似共你無緣打翻藥鉢傾出爐煙還丹
一粒分明在流落人間是幾年咄上堂鴈過長空影
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正
好買草鞋行脚所以道動則影現覺則冰生不動不
覺正在死水裏薦福老人出頭不得卽且置育王今
日又作麼生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歲
旦上堂舉拂子曰歲朝把筆萬事皆吉忽有箇漢出
來道和尚這箇是三家村裏保正書門底爲甚麼將
來華王座上當作宗乘祇向他道牛進千頭馬入百
疋

臨安府徑山照堂了一禪師明州人上堂叅玄之士
觸境遇緣不能直下透脫者益爲業識深重情妄膠

固六門未息一處不通絕點純清含生難到直須入
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始可順生死流入人間世諸
人要會麼以拄杖畫曰祇向這裏薦取

鎮江府金山了心禪師上堂佛之一字孰云無木馬
泥牛滿道途倚遍欄干春色晚海風吹斷碧珊瑚還
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麼百鳥不來樓閣閉祇聞
夜雨滴芭蕉

香巖月禪師法嗣

鄧州香巖倚松如壁禪師撫州饒氏子上堂變化密
移何太急剎那念念一呼吸八萬四千方便門且道
何門不可入入不入曉來雨打芭蕉濕殷勤更問箇
中人門外堂堂相對立聞啄木鳥鳴說偈曰剝剝剝
裏面有蟲外面啄多少茫茫瞌睡人頂後一錐猶未
覺若不覺更聽山僧剝剝剝

慧林深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寂室慧光禪師錢塘夏侯氏僧問飛來
山色示清淨法身合澗溪聲演廣長舌相正當恁麼
時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芭蕉葉上三更雨曰一句
全提超佛祖滿筵朱紫盡知音師曰逢人不得錯舉
上堂不用求真何須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羗笛一

聲天地空不知誰識瞿曇面

台州國清愚谷妙印禪師上堂滿口道得底爲甚麼
不知有十分知有底爲甚麼滿口道不得且道請訛
在甚麼處若也知得許你照用同時明闇俱了其或
未然道得道不得知有不知有南山石大蟲解作師
子吼

台州國清垂慈普紹禪師上堂靈雲悟桃花玄沙傍
不肯多少癡禪和擔雪去填井今春花又開此意誰
能領端的少人知花落春風靜

泉州九座慧邃禪師上堂九座今日向孤峰絕頂駕
一隻鐵船截斷天下人要津教他揮篙動棹不得有
箇錦標子且道在甚麼人手裏拈拄杖曰看看向道
是龍剛不信等閑奪得始驚人

報恩然禪師法嗣

秀州資聖元祖禪師僧問紫金蓮捧千輪足白玉毫
輝萬德身如何是佛師曰拖槍帶甲曰貫花千偈雖
殊品標月還歸理一如如何是法師曰元豐條紹興
今日林下雅爲方外客人間堪作火中蓮如何是僧
師曰披席把椀

慧林海禪師法嗣

撰述
五燈會元卷十六
廬山萬杉壽堅禪師相州人歲旦上堂有一人不拜
歲不迎新寒暑不能侵其體聖凡不能混其迹從來
鼻孔遼天誰管多年曆日大眾且道此人卽今在甚
麼處卓拄杖曰咄咄咄沒處去

開先宗禪師法嗣

瑞州黃檗惟初禪師常州蔡氏子上堂我見宗大哥
平生槁默危坐所謂朽木形骸未嘗口角饒饒將佛
祖言教以當門庭祇要當人歇得十成自然不向這
殼漏子上著倒有僧問旣不向這殼漏子上著倒未
審如何保任師曰無你用心處曰和尚豈無方便師
曰鏃餅旣無汁壓沙那有油

潭州嶽麓海禪師僧問進前三步時如何師曰撞頭
磕額曰退後三步時如何師曰墮坑落壑曰不進不
退時如何師曰立地死漢

雪峰演禪師法嗣

福州西禪慧舜禪師真定府人上堂五日一叅三八
普說千說萬說橫說豎說忽有箇漢出來道說卽不
無爭奈三門頭兩箇不肯山僧卽向他道瞎漢若不
得他兩箇西禪大似不遇知音

青原下十五世

雪竇明禪師法嗣

密州嶠山寧禪師上堂有時孤峰頂上嘯月眠雲有時大洋海中翻波走浪有時十字街頭七穿八穴諸人還相委悉麼樟樹花開盛芭蕉葉最多

淨慈昌禪師法嗣

臨安府五雲悟禪師茗溪人也上堂月堂老漢道行不見行是箇甚麼坐不見坐是箇甚麼著衣時不見著衣是箇甚麼喫飯時不見喫飯是箇甚麼山僧雖與他同牀打睡要且各自做夢何故行見行坐見坐著衣時見著衣喫飯時見喫飯無有不見底道理亦無箇是甚麼諸人且道老漢底是五雲底是拈拄杖卓一下曰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風總不知

靈隱光禪師法嗣

臨安府中竺癡禪元妙禪師婺州王氏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佛祖開口無分曰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匝地普天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有時入荒草有時上孤峰上堂黃昏雞報曉半夜日頭明驚起雪師子睜開紅眼睛上堂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香喝一喝良久曰若不得這一喝幾乎道著依舊且道道著後如何眼睛突出

圓覺曇禪師法嗣

撫州靈巖圓日禪師上堂悟無不悟得無不得九年
面壁空勞力三脚驢兒跳上天泥牛入海無蹤跡爲
甚如此九九八十一

嶽麓海禪師法嗣

荆門軍玉泉思達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印印空師曰
萬象收歸古鑑中曰如何是一印印水師曰秋蟾影
落千江裏曰如何是一印印泥師曰細觀文彩未生
時

青原下十六世

中竺妙禪師法嗣

溫州光孝已菴深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龍生龍鳳
生鳳老鼠養兒沿屋棟達磨大師不會禪歷魏遊梁
乾打闕上堂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
頭吹麝栗翻憶小釋迦雙手抱屈膝知不知實不實
摩訶般若波羅蜜上堂維摩默然普賢廣說歷代聖
人互呈醜拙君不見落花三月子規啼一聲聲是一
點血上堂風蕭蕭葉飄飄雲片片水茫茫江干獨立
向誰說天外飛鴻三兩行

五燈會元卷第十六

丹陽居士賀懋熙懋照懋熒懋燾懋燁懋煒仰承
 先嚴賀學禮遺願施貲刻此
 五燈會元第十六卷
 計字三萬一千三百八
 十箇該銀一十六兩三錢
 真州釋道一翁上元王自謙書戴
 萬曆壬子歲後七月徑



